古文尚書條辨

十一卷穀梁亦然非多二十餘通耶歆之意實不過如此夫左氏之多于公穀距止二十餘通而已二十餘通云者不過就卷數差岐之大校約舉贏餘非求精核以此推之尚書其簡括數目亦猶是耳蓋逸禮篇目易稽也推書與左氏難以遽數難遽數者欲驟數之故只得計其粗率譬如握算家固有密率然其粗率亦可言也今必執十六之說而指古文為僞則亦將援二十餘通之說而疑左傳非其不大謬耶或

曰歆既移書博士欲立古文所宜詳悉而臚列之而
乃如此率略何也曰諸博士不肯置對當時所爭不
在篇數也歆正病衆經師苟安寡陋嫉異黨同顧先
以篇帙張皇徒增其畏憚耶或曰太史公既特載古
文顛末而不明言篇數何也曰彼時行文有未暇覼
縷者欲單詞確斷則不能了然故寧缺而不言也不
言何害於古文此亦如班固古文禮記論語孝經數千篇之云云假令強而斷
之則必如劉歆之失實矣然則學者欲考書篇盡先

觀百篇書序乎書序與詩序不同有各篇各序者有數篇共序者百篇凡六十七序孔疏謂六十三序蓋除咎單咸有一德立政無逸四篇不敘所由故不數安國所獻之五十八篇其序四十有六乃引序冠其篇首即以四十六序為四十六卷故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曰經二十九卷二十九者伏生之所傳四十六者安國之所上也二十九卷亦稱二十九篇則既卷可稱篇篇可稱卷矣乃二十九中有分篇實不止二十九四十六中

有分篇亦不止四十六同序同卷則孰合異序異卷又孰分孰為古卷之所增孰為今卷之所缺此豈片言所能畢耶今而後知太史公不言篇數非草草者也或曰班固馬融亦言十六篇何也曰班固馬融皆聞所聞於劉歆者也固惟于藝文志偶襲劉歆之說而至于儒林傳則謹遵司馬所書而莫之能改益可知十六篇云云原非的據若馬融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此馬融書傳序之言見堯典孔疏云者尤顯然為傳疑之語不但

無十六篇者在融手中亦并無十六篇者經融眼中
假若在融手中則融必注之者抑經融眼中則融目
擊全豹不必斤斤於泰誓而疑之矣夫融之疑泰誓
也既案具文而嗤其淺露且斥其神怪以為在子不
語中（見書首卷孔疏及泰誓篇內又左傳襄三十一年卷內）然猶從而注之而
此十六篇者既無所嫌而反不肯註雖至愚者亦知
其必不然矣惟其所註漆書之本不出伏勝之篇而
所謂孔壁增多者（此指二十五篇）自光武中興久已淺汰（為王）

莽立學故也詳在後雖草茅好學之士不無私傳之而私習之者而東觀蘭臺太常博士則泯然無存焉是以馬季長總莫由見也十六篇本無其書二十五篇經莽汰後融亦不得見今閻氏乃曰賈逵作訓馬融鄭康成之傳註解皆是物也夫所謂是物者何物也二十九篇耶十六篇耶如止二十九篇也即非安國之本如謂十六篇也則融明言絕無師說矣而顧以衛賈馬鄭之有師說者混冒之且武斷之曰皆是物也愈影附而愈相矛盾吁若璩之

憒憒如此奈何妄詆聖經哉

若璩原文 論衡正說篇云孝景時魯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成帝時張霸僞造百兩之篇帝出秘百篇以挍之云帝使使者取視不云安國獻之此何據也

辨正 論衡因百篇書序遂有秘百篇之說原屬傳訛然亦足見漢人言漢事固已自相差歧是仲任之正

說與子駿之移書均不無憑臆失真之處而閻氏乃曰見於西漢者如此見於東漢者又如此噫亦誣甚矣至所云武帝使使者取視則未可厚非考後漢書獻紀注引漢官儀武帝時安國為侍中以儒者特掌御座朝廷榮之安見不於此時從容奏對動漢王之旁求因取視而後進獻乎而究之此等事不關古文興要無須深辨也

餘論　前漢書房鳳傳云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

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
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遂移書責讓博士後漢
書賈逵傳云逵奏帝曰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
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
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
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以
是觀之歆此舉專為左氏張本意不在尚書是以
言之草率其云左氏多者二十餘通蓋務為減約

詞旨顯然且當時盛氣疾書未必能平心以僂數
也片語之輕浮即貽誤後人若此

第二條

若璩原文 嘗疑鄭康成卒於獻帝時距東晉元帝尚百餘年古文尚書十六篇之亡當即亡於此百年中

辨正 若璩此說毫無證據只是憑空武斷真妄誕之極矣夫康成所注只是二十九篇與爲融正同載於隋書經籍志唐時猶存孔穎達陸德明皆見之豈得曰亡於百年內耶志明言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

則氏所删亡于東晉有補古文逮十六篇而書所實謝馬鄭注今也

代惟傳鄭文至隋孔鄭並行奈何妄謂其亡於東晉以前耶隋志又言馬注十一卷鄭注九卷王肅注十一卷蓋三家篇數皆同並不出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安有所謂十六篇耶若璩欲捕風捉影而實無此書則其說終于必敗故妄造為百年中當亡之說嗟乎如此虛談謂足以遙斷古事意欲欺人徒見其自欺之甚矣

若璩原文 讀隋書經籍志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

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予然後知古文尚書自鄭康成注後傳習者已希而往往秘府有其文亦猶西漢時安國止傳其業於都尉朝司馬遷數人而中秘之古文固具在也

辨正 若璩案引隋志者欲以證鄭注傳習之稀也夫

既以隋志為可據而志中明言梁陳講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文至隋孔鄭並行等語乃一概棄而不看妄云傳習者稀豈不自相矛盾耶究之考證古文不宜倚伏隋志蓋成書在穎達之後也志所言歐陽大小夏侯並亡於晉永嘉時此與鄭注何涉今乃據三家被廢之時代作為鄭注亡佚之歲月豈不太附會耶夫歐陽等三家在西漢最盛而東漢則漸衰至馬鄭王有注而康成復崇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而疾

隋志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此斷非虛[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歐陽等蔽冒失義疑惑末俊自斯以後三家無人誦讀安得不日熙豈必待永嘉之亂而後亡乎隋志以三家滅歸咎永嘉本屬臆想而若璩遂謂鄭注亦亡於此時亦真所謂蔽冒者矣至隋志謂晉世秘府有所存古文原無確據即果爾亦與孔鄭之流傳無涉而若璩乃援漢代中古文以證秘府之說又以安國傳業之寡證康成誦習之稀附高學廣抑何疑惑末悛至此耶安國傳業司馬遷此語亦易悞人夫司馬

氏書從安國問故非恪守師傳者也猶之倪寬受業孔安國而寬所傳之歐陽生子乃世世相承而歐陽學豈必遵用壁經乎以史遷廣蒐博覽於安國之古文必曾盡取而披讀之矣故作史記多採古文之說所採處後人多誤指另有條辨在下卷然不肯專於一家甚至有顯與古文相悖者亦不妨互見焉以廣異聞如引克明馴德及以文義和為語重耳之類曾子所讀之克明俊德定係古書原文史記乃引馴德存別解也晉世家

叙重耳事特言周作晉文侯命且又引王若曰父義和至永其在位四十三字注引馬融從王順之說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蓋必前漢別有此說為史遷所用故馬融遂從之耳世之學者因有問故於安國一事輒謂龍門所引乃真孔壁之古文則何以處史記中兩說並存者乎

若璩原文嘗為之說曰古文尚書不甚顯於西漢而卒得立於學官者劉歆之力也雖不立於學官

而卒得大顯於東漢者賈逵之力也

辨正

劉歆移書博士時王莽之奸謀未起真忱好古義正詞嚴後之讀是書者豈其推服乃當日諸儒皆怨恨賢如龔勝至願乞骸骨正如師丹亦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歆既忤執政又見訕衆儒懼誅求出歷三郡守病免復起爲安定于是王莽得寵絡之矣初莽與歆俱爲黄門郎素重歆又甞舉歆有林行擢爲侍中至是秉大權直留歆爲右曹大中大夫

累官而至封侯歆由此變節盡不待改名劉秀字潁叔始覺判然兩截入也故班固曰王莽簒位歆為國師後事皆在莽傳考其所為乃聖經中之亂臣賊子而若璩乃以為有功抑獨何哉後入只讀移博士一書與儒林傳之敘古文曰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王璜塗惲傳古文者皆貴顯云云情事相應遂謂孔氏古文得立學官矣孰知新室一敗光武中興凡歆莽之所造作一概擯絶范史云先是四方學士多懷

挾圖書適逃林藪大非刑禁之嚴亦何必適逃若是
哉史又言建武二年立博士十四人各以家法教授
後漢百官志曰易四書三歐陽大小夏侯詩三禮春秋各二
其曰各以家法則十四家之外一概刪除也審矣即
有嗜古如杜林斷不敢抗違嚴令不得不割去滋多
之新目以符伏氏之原編庶幾科斗舊文可保全而
無累也林自言流離兵亂恐斯經將絕史亦載其漆
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夫曰一卷

則其勢非多日握持不離則艱困之際亦斷斷不敢多矣此所以止於二十九篇斷斷無疑也厥後鄭興衛宏徐巡等並師其學而杜林之漆書遂行至章帝時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雖擢高第終不立學官故賈逵雖悉傳父徽之業（賈徽受古文尚書于塗惲）而仍守大夏侯以為教授其所集之同異三卷均不出於二十九篇外也而若璩乃謂大顯於東漢豈非憒憒者乎

（若璩原文）當安國之初傳壁書也原未有大序與傳

馬融尚書序所謂逸十六篇絶無師說是

辨正 安國書未成時原無暇作大序若謂既成書而兀然無序則若璩何從閱見而如此武斷乎至謂無序並無傳則眞狂瞽妄斷而蔽冐未悛者矣史記載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夫既無傳矣何以云起家家也者一家之言起也者從此立論起說前所未有而今特創起也又索隱引安國兄孔臧云舊書潛於壁室欻爾復出古訓復申

夫無傳何以謂之申安國不作傳何以云復申耶史記注索隱云起者謂起發以出也亦是有傳之意今之妄改古文者初謂安國無獻書之事繼自知無理又改為安國不作傳之說劉歆曰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謂逸禮趙國貫公謂左氏傳膠東庸生謂古文尚書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歆又曰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夫膠東庸生安國之正傳也若僅有經文而無傳則何以列為數家之言又何以稱為遺學且所謂施者施行其說也若

本無傳說則何以曰未施哉班固曰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史記所採不止此數篇）多古文說大古文有說非孔傳而何且曰多其說則採取豈此一條哉假令無傳文以供搜採則安國豈能一一耳提面命使馬遷登之史編乎此必不然之事矣班固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杜林傳曰漆書古文一卷若謂安國只經文而無傳說則較之杜林倍蓗數卷足矣而何以有四十六卷之多哉攻孔傳者理屈

以十六篇歸之張霸 端乃孔沖遠說 此今人信之

詞窮於是援馬融十六篇絕無師說之一語以為據孰知馬融所云十六篇有錄無書即馬融亦未之信故顯達指為張霸之徒蓋張霸之外又有此一重魔障也余正因其無師說一語而確然知十六篇者與安國無涉何者安國書裒然四十六卷而弟子歷夫七傳（都尉朝 膠東庸生 清河胡常 賈徽 虢徐敖 王璜與塗惲 桑欽）而得曰絕無師說也哉

若璩原文 及漢室中興衛宏著詞音於前賈逵撰古

融[illegible]指十六篇[illegible]師說而衛宏之[illegible]乃止二十九篇[illegible]未見[illegible]其[illegible]二而一者也

文同異於後馬融作傳鄭氏作注而孔氏二家之學寖然矣

辨正 若璩既執馬融無師說之語而茲忽有衛宏之訓旨與賈逵之同異然則馬融之前師說已多何其自相矛盾耶蓋若璩於此其蔽冒非止一端夫衛宏賈逵皆杜林之漆書與安國無涉而往往易爲所溷者特以賈逵父賈徽嘗受業於塗惲耳而逵仍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載於漢史則父子豈必一轍耶荀崧傳曰

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況逵父徽受劉歆左氏逵傳業乃以左氏為專攻雖亦兼閒壁書之緒言而其篇目則不過如杜林而已逵自言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帝寫其傳詁藏之秘書肅宗時逵又言五經家皆無以圖讖證劉氏為堯後者而左傳獨有之故范史譏其附會文致得以貴顯蓋趨時之學也所撰歐陽大小夏侯古文同異集為三卷皆廿九篇以內也安有所謂十六篇耶若璩謂衛宏賈逵著撰即安

國之學其憒憒者一也又謂馬融康成所指之十六篇即衛賈之學其憒憒者二也至援無師説之十六篇乃孔壁之眞古文此其病入於膏肓矣觀此段統四家以為一家近以合於杜林逵以蒙於安國其胸中全無分曉從何處與辨哉

若璩原文不意鄭氏之後寖以微滅雖博極羣書如王肅孫炎輩稽其撰著並無古文尚書豈其時已錮于秘府而不復流傳耶何未之及也

辨正 此亦信口武斷之詞觀其後卷第一百六條與此大相矛盾則若璩之妄言無據槪可知矣彼云馬鄭王三家本係眞古文宋代已不傳幸猶見於陸氏釋文及孔疏愚故摘出之以俟後之君子或有李陽氷其人詩其手一書此三十一篇於石未必非崇正復古之一助云云夫旣謂王肅與馬鄭同係眞古文矣玆乃云肅輩撰著並無古文非所見之不眞即昧良而妄斷究此自相悖之兩說無一是者也夫馬鄭

王之古文即杜林之古文祇二十九篇而止耳詎得曰真古文耶按三國志載王朗子肅善賈馬之學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解列于學官或得肅說多同孔氏殆私見孔傳而秘之盛疑孔傳為王肅所作沓聞聲而亂吠者而若璩此條之浮誕不經則尤為可笑者矣

若璩原文果秘府有其書猶得流傳於人間惟不幸而永嘉喪亂經籍道消凡歐陽大小夏侯學號

為經師遞相講授者已掃地無餘又何況秘府所藏區區簡冊耶故古文尚書之亡實亡於永嘉嗟乎嗟乎出於伏生之口者秦火不得而焚之出於孔氏之壁者晉亂遂得而滅之矣

辨正 晉元帝初立欲簡省博士荀崧事之謂宜留鄭易鄭儀禮公穀春秋博士議者欲從崧請而元帝獨以穀梁膚淺罷之夫穀梁尚有特而見罷而況歐陽等三家蔽冒失文曾爲馬鄭所深疾者乎是三家雖

漸廢棄而古文之在人間豈宜與之俱滅若璩所談真不根之甚者矣

隋志尚書大義二十卷梁武帝撰梁主言本有兩泰誓兼而存之古文伐紂今文觀兵時事據此則梁武之時三家具在也而若璩謂亡於永嘉何其謬哉

若璩原文予又思秘府果存其書雖世有假託偽撰之徒出秘書以校之其偽可以立見成帝時徵天下能為古文學東萊張霸以所造百兩篇應

帝以秘書校之非是遂下張霸於吏若元帝時秘書猶有存者則梅賾所上之傳何難立窮其偽哉

辨正 秘書校張霸之事誰不知之若璩引此何益譬如聽訟官於兩造之虛實真偽既不能洞見底裏又不肯虛心研鞫以成信讞而徒紛紛然引舊行成案混人耳目遂欲徑定其爰書其可乎若璩之影響游談何以異於是

原文 若璩

惟秘府既已蕩而為烟化而為埃矣而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儒並引為逸書不可的知者此書皆采輯掇拾以為證驗

辨正

昧者徒聞劉石憑陵一語遂以為前晉書籍均當如孔聖遺履漢高斬蛇劍穿屋飈飛而不可復得也孰知聖籍與器物不同漢世中古文不但與膠東庸生都尉朝清河胡常外內相應即安國之子孫豈能無一經以垂世守假令天祿之閣忽遇栢梁之災

嘉禾武成伊訓畢命亦未嘗有古文月采篇者[illegible]肆意而辨論之者豈以王莽[illegible]猶之[illegible]而無一言正之哉

或竟無中文可校彼張霸樊並之流遂得以售其技哉而若璩乃謂秘府古文一失即得采掇輯拾以肆行其僞而莫之能覺也真其不通之論矣即如王莽時僞書多矣僞嘉禾僞武成僞伊訓僞畢命僞古文月采篇其力能滅中文而獨行亦何處有中秘書爲之照鏡哉

若璩原文 其言率依於理非張霸僞書之比世無劉向劉歆賈逵馬融輩之鉅識安得不翕然信之

以爲真孔壁復出哉

辨正 邇來攻古文者實已不遺餘力乃攻之卒不能破則謂其率依於理而姑置之此遁詞不足與辨至所列劉向劉歆賈逵馬融以爲鉅識則不過隨聲標榜欲飾智以驚愚耳今試進而核之四人中首數劉向持忠漢室真可謂不負所學若謂其有功聖籍而特以鉅識推之則殊不然何也向以中古文證張霸之僞固屬大快人心然此事不待劉向而後能也史

言成帝即位更生乃進用（更生劉向原名）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假令向於此時即清建立孔壁古文則不必求助於孔光豈必移讓於太常博士而成帝已改容聽納且不但帝之聽納而已即丞相平當　輩豈不同聲相應焉此真千載一時也何劉向乃竟不出此（劉歆前後兩截人尤不可同日語也）

第三條

若璩原文 鄭康成注書序自爲一篇唐世尚存孔穎達尚書疏備載之所云尚書亡逸篇數迴與孔傳不合孔則增多於伏生者二十五篇鄭則增多於伏生者十六篇二十五篇者即今所行之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

命是也十六篇者即永嘉時所亡失之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三大禹謨四益稷五五子之歌六允征七典寶八湯誥九咸有一德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是也十六篇亦名二十四篇蓋九共乃九篇析其篇而數之故曰二十四篇也

又若原文璩鄭康成注書序於今安國傳所見存者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

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十三篇皆注曰亡於今安國傳所絕無者汨作九共九篇典寶肆命原命十三篇皆注曰逸不特此也又於安國傳所分出之舜典益稷二篇皆注曰逸於此二篇尤徵若據之憤憤其所云注逸者舉不是信也是孔鄭之古文不獨篇名不合者其文詞不可得而同即篇名適合其文詞豈得而盡同哉然則豫章晚出之書雖名為源流於鄭沖正未必為孔壁之舊物云

鳴盛原文 閻氏若璩不知益稷當爲棄稷不知冏命當爲畢命並誤

辨正 鄭康成所注書序文分別其亡逸篇目孔穎達深知其不可信故於虞書疏詳列而明辨之今即取鄭注以校鄭說即一家之言已多相矛盾宜穎達不之信也夫既以亡者爲絕無逸者但不立於學而已如此分別嚴不可混矣而何以咸有一德篇鄭於禮記注明言今亡而此書序下乃列爲逸何以同一鄭

注而兩經之内彼此互相牴牾也又如武成一篇康成明言建武之際亡穎達正義引之而此乃曰逸又何以同一鄭注而一經之中前後自相刺謬也又如畢命篇據此書序注不在十六逸之内明明以爲亡矣而孔疏引鄭曰今其逸篇云云夫逸則非亡又何其矛盾耶王鳴盛附和若璩者乃獨於畢命之篇覺其扞格於是自作聰明遷移寘畢命於十六逸之内而刪去冏命以協其數坐使冏命一篇鄭序僅注爲逸者鳴

盛强指爲亡倘汎逑離游移次據噫將使後之學者何從而稽考也哉

禮記緇衣篇引尹告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注曰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夫必曰書序以爲則是除書序外無可據者益信鄭氏之不見古文也旣據書序而斷曰今亡則於書序注下必不敢妄題爲逸也然則書序之注逸未必爲康成親筆蓋後人增竄者多矣至其曰建武之際亡亡建武之武所

成非今書之武成鄭於二者並未見夫自建武至康成晚年二百有餘載終東漢一代並無此武成之篇以康成注序豈有不實著其亡而謬擬為逸之理耶此又足證注逸者之非鄭筆矣若畢命序篇明言作冊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史記同此注乃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此序相應稽之律歷志所引豐刑之語又不合豈似畢公分里之外別有兩畢命也者言豐刑者不及霍侯言霍侯者不及豐刑皆不可解也然鄭注尚書謂

[illegible]

之逸篇與書序之注曰亡則儼然背馳矣若璩華堅璩鄭注古文亡於永嘉而於此書序則云唐世猶存皆自相矛盾直不足置辯

孔穎達曰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按之徒二字所包衆者於鄭注之外偽造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

六咸有一德十六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王鳴盛武鄭徵改為）畢命二十四也二十四即十六篇逸從二十四數之者祇期明辨於書序若豫改從十六數之者喜其巧合於劉歆（十六篇之說根於劉歆）其實皆子虛烏有然穎達實事求是不失為細心若璩捉影捕風徒形其浮氣蓋讀書者至是多此葛藤矣

孔穎達偽造之云非憑虛臆斷者即如十六篇開首

[illegible]

之舜典乃王莽時僞造證據確鑿人自不考耳不觀漢人美新之篇乎夫美新斷非子雲之作謂篇中有子雲身後事如王莽九廟作於地皇年間時子雲死已久矣其為嫁名無疑然班孟堅嘗評騭之則其文可借證也文稱漢祖帝天下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缺而不補至大新受命發秘府覽書林神卦靈兆古文畢發制成六經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缺者已補後又云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以示於

人摛之罔極蓋撰美新者祇知漢世有堯典一篇故鄙薄之以為不補旋見莽時有新補之舜典故頌揚之美其已補也又欲莽倣效堯舜亦自作一典與二典鼎立故曰三為一襲也然彼補舜典者雖不像張霸豈可謂非張霸之徒乎

或曰安國析出之舜典已上秘府彼新莽果欲補缺豈不知成篇現在而乃特煩撰作耶曰彼之特撰私意多矣蓋孔析之舜典無當於王莽之奸謀亦不合

於僞造者之意見一也且秘府有其成篇若覼出之即不得啞漢世之不補二也沿襲前人所已成之功不足以著莽勳德三也今考太平御覽引尚書逸篇曰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與劉歆三統歷所特載者正合（三統多引書爲證）夫帝堯何事不可紀而獨載丹淵諸侯一事他日莽封孺子爲安漢公蓋援例於此知作僞者專爲莽地矣莽制廟祀必曰予之皇始祖考受嬗於唐其行酷刑必曰投四裔禦魑魅如皇

始祖考虞帝故事故劉歆用左氏明劉氏為堯後處者為劉氏句蓋劉歆所增入今偽造者亦欲以舜典明王莽之為舜後然則安國之成篇詎足供奸莽之采取哉或曰漢書儒林傳言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皆貴顯夫王璜塗惲傳安國之尚書者也造舜典者雖私心為莽而璜惲之篇目顯然具在獨不慮參稽而敗露耶曰璜惲藉莽歆而貴顯則安國之書璜惲不敢為政矣於是削彼舊與造我新篇斯不致相

形而見絀蓋第今新室舜典存則孔氏舜典雖亡弗之郎矣既偽造勢必如此此班固藝文志所以於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之下自注曰為五十七篇而原數五十八篇所以缺一也顏師古引鄭氏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按叙贊不言所亡何篇蓋未見實證故不肯指名慎之至也至於武成則直云建武之際亡蓋劉歆凡三引其書鑿鑿如彼而建武以後絕無之則宜急適其實也但此等莽歆所作光武命尹敏竊去者不得謂後亡一篇則知叙贊所稱亡一者自與武成不相干涉若璩等因其語亟出康成遂張冠而李戴之亦太為鹵莽矣

或曰前漢書言（食貨志）莽性躁急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義）又云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莽傳）是作偽者莽之素性若劉歆則博通好古觀其移太常一書今人讀而起敬比其人詎肯為張霸之所為乎曰劉歆果不作偽何以改名劉秀以竄冒赤伏之符公孫祿何以云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使學士疑惑請莽誅之以謝天下乎當其在哀帝朝讓論侃侃有公義而無私心千載後猶震其大名者祇

為此書也無如守道不堅自責讓博士後執政嫉讐
羣儒訕謗遂乃懼誅求出蹭蹬郡守以病免官王莽
持權特加拔擢由是歆大變節前後如出兩人其於
王莽則功之首其於吾道則罪之魁也觀三統歷所
引尚書自欺欺人猶竄名讖諱之狡計若張霸者不
足責而在劉歆則實堪痛恨云
或曰王莽傳言劉歆與文章當是時僞書多矣其羣
臣上奏所引則有假王莅政之嘉禾而劉歆所自引

又有伊訓武成畢命等篇茲據美新文又有舜典之篇其丹朱諸侯未揭篇名者且不必數知此外未露於書傳者不知凡幾殆當時欲補足有篇矣其書說則有君奭之說謂周公南面朝羣臣是也洛誥之說解復子明辟謂周公稱王命專行是也康誥之說謂王若曰乃周公居攝而稱王是也又有成湯之服伊尹越茀祀方明之說劉歆所自引以解伊訓此專為王莽祭祀而設非伏非孔非三家無非為奸莽文奸言者歆雖典文章豈能一人獨造耶曰漢書載莽為學者築舍萬區益博

士員徵天下逸禮古書等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至者前後千載而平帝紀亦載元始五年徵逸經古記及以五經、教授者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當是時諸學既皆立矣更有何逸經古記之可徵而此數十人者趣承莽旨曰作何事所謂張霸之徒非即此輩為之耶歆為此輩領袖即不動筆能解免於張霸之徒耶且張霸當成帝時敗露而平當周敞皆勸上存之後雖因樊並而被黜安知莽徵

古逸時此等書不死灰重燃觀班固儒林傳曰世所傳百兩篇云云夫班固稱為世所傳可知莽末東漢初此書猶有人傳誦矣不然王充作論衡何由而得引之耶王莽之嘉禾不在十六中而在百篇內若非張霸原書即係莽臣撰作以此見孔穎達張霸之徒云云未可非議也

或曰王莽之書固多偽造矣今試計彼十六目之內豈無奸莽之所不必需而偽手之所不能辦者乃穎達概目為偽造豈一一具有其篇歟曰不必有其篇

也但今虛借其目以擬足十六逸之數即同於僞造
矣蓋將無作有非僞而何曰何以言其無也曰汨作
九共等篇若果從孔壁而出則馬遷既問故於安國
當採入史記中矣將謂二紀事蹟已多不必採及古
文乎則寥寥堯典舜典至旁羅孟子及左傳史克之
餘論以足之不得謂已多矣何於汨作九共弃不一
及且夫九共九篇加汨作一篇凡十篇亦豈同淺鮮
者乃讀堯舜紀於戰國春秋之說尚且兼採無遺而

此十篇之古經乃盡行擯棄而一語不收恐龍門無此情事又考汩作九共古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云云今細核龍門本紀之文無所謂釐下土也無所謂設居方也並無所謂別生分類也豈此十篇者太史公不得而見矣而後人反得而有之乎夫尚書獨載堯以來而太史公之紀堯舜乃深太息曰書缺有間矣有間云者正謂此汩作九共之篇冊曠然無可追尋假令此十篇者燦然具在則太史公

胡為而發此歎乎乃覺頡達以張霸致譏不為誣罔而若璩鳴盛輩譏張為幻真所謂敝冒未悛者矣或曰汨作九共之虛幻則易瞭然矣乃彼偽擬者又取夫舜典益稷之篇然今尚書已有也萬不能效莽臣之故智刪削今書則將與今篇並列歟乃欲並列之而現存者旁見側出赫然有徵虛擬者捉影捕風無徵不信詎但龍門紀中之彼無而此有也此亦一大破綻矣彼偽擬者奈何不知歟曰附和是說者若

璩鳴盛到此已自相齟齬矣鳴盛悍然不顧堅謂今舜典外別有一舜典今益稷外別有一益稷抵死弗移而若璩則稍露天良知彼此之大未妥也於是變動其說曰鄭氏於安國所分出之舜典益稷二篇皆注曰逸云云若璩原語已詳於前提醒分出字面意欲兩歧歸一則立說庶幾無病不知其病乃百出也試思安國所分出者慎徽五典以下帝曰來禹汝亦以下人人共讀此伏生早有之何以得目為僞多耶且壁出以

前經師已教於齊魯廷臣已受之伏生何以鄭氏得注為逸耶且此二篇至今現在若璩何以云永嘉亡失之舜典一益稷五耶若璩左支右詘迄無一是如此此一篇不足信則他篇俱不足信矣而何以嘵嘵為哉